

## 協助孫中山南征北戰

### 一、在倒袁、「護法」運動中

結婚以後，宋慶齡更加積極更加深入地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鬥爭——「三次革命」。

當時反袁鬥爭正處於高潮。除了上海革命黨人炸斃袁世凱死黨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外，孫中山還發動了一系列反袁起義。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孫中山仍信心十足。因為袁世凱這時策劃的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擁戴他稱帝的醜劇，使他復辟帝制的野心畢露。孫中山認為袁已「勢成騎虎」，「亡在旦夕」。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認為必須「先發制人」。於是他與國內外革命黨人的函電往返極其頻繁：催促籌募經費，捐輸軍餉，整理黨務，組織中華革命軍，創辦陸軍速成學校（在菲律賓）等。尤其在十二月下旬，得知唐繼堯、蔡鍔在雲南通電全國，發起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消息後，孫中山更是加快了革命步伐。他急如星火，連續致電馬尼拉、舊金山、火奴魯魯、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黨人，囑令加速籌款，並發表了《討袁宣言》。於是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孫中山領導華南和華東地區又掀起了討袁起義的新高潮，與西南護國軍互為犄角，給袁世凱政府以沉重的打擊，終於迫使他在三月

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在這緊張繁忙的日子裡，孫中山運籌帷幄，心疲力竭。宋慶齡日夜在他身邊協助工作，除了閱讀中外報紙，向孫中山提供各種資訊外，還要說明處理大量機密函電，大多數由她譯後讀給孫中山聽，然後幫助孫中山起草覆函覆電。此外，她還與孫中山直接參加了一些反袁活動，如一九一六年四月九日在東京舉行的一次慶祝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的集會。廖仲愷、何香凝和一些日本友人也參加了這次集會。這次集會在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日本帝國主義後院點了一把火，對袁世凱及其後臺的打擊具有重要的意義。接著，五月九日在上海，宋慶齡又協助孫中山起草了最後一個討袁檄文《第二次討袁宣言》。

《宣言》針對袁世凱即將倒斃的形勢，譴責袁氏竊國復辟的罪惡，回顧幾年來中華革命黨的反袁鬥爭，指出此次鬥爭「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以維持約法為根本；「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sup>44</sup>

當時，她和孫中山不僅從事本國的鬥爭，還積極聯絡亞洲各國革命者，支持別國人民反帝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菲律賓作家馬利亞諾·龐塞曾寫過孫中山關心「東方青年協會」的情況，說他是該協會「最熱心的贊助者之一」。這個協會是由朝鮮、中國、日本、印度、

暹羅（即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的。「孫中山對有關遠東的一切問題都表現出真正的關心，他研究這些問題，並且幫助有關方面找出解決的辦法」，<sup>45</sup>甚至包括武裝鬥爭的經費和武器。因此宋慶齡說：「我記得，在一九一五年及其後一段時期，我們在東京寓所裡經常坐滿來自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者。」<sup>46</sup>這使宋慶齡又獲得一種新的工作和新的鍛煉。

這樣沉重的工作擔子和緊張的生活，對於一個剛從學校門出來的青年女子來說，自然是難以承受的。但是，宋慶齡是一個堅強的人，終於頂了



一九一六年四月九日，孫中山、宋慶齡和革命黨人在東京集會，聲討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前排右三何香凝、右四孫中山、右五宋慶齡，後排右六廖仲愷。孫中山前是廖承志。

45 宋慶齡：《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載《宋慶齡選集》第五百三十四、五百三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46 宋慶齡：《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載《宋慶齡選集》第五百三十四、五百三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過來。而且，由於革命需要，她逐步克服了過去靦腆的習性，學會在各種場合與各種人打交道。她在給美國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你知道，我是多麼害怕 頭露面！但是自從結婚以後，我不得不參與許多事務……我每天都要會見許多人，實際上是環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與人交談。」<sup>47</sup>七月二十五日，宋慶齡終因勞累過度病倒了，她腹痛、腹瀉並發燒。孫中山非常著急，立即托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代請高明醫生到寓所診治。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宋慶齡與孫中山一起化裝後秘密回國，住在一家法文報館的樓上，即上海環龍路六十三號（今南昌路五十九號），與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及衛士馬伯麟、馬湘住在一起，對門四十四號是他們的事務所辦公室，同時也是陳少白及其秘書連聲海的寓所。當時孫中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發動海軍將領起義反袁，以給袁世凱致命的一擊。為此，宋慶齡經常在晚上陪孫中山化裝後外出活動。為了安全，白天他們是從不出門的。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於北京憂懼而死。繼任總統黎元洪在孫中山的督促下，宣佈遵行《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孫中山天真地認為：「推翻專制，重造民國」的目的已達，從此中國將出現一個「真正共和」的局面，於是就指示各地革命軍停止軍事行動。他則一心致力於地方自治、振興實業等建設事業了。但是，北京政府在掌握實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操縱下，卻無意「再造民國」，只是一心推行獨裁統治，當時歐洲正在進

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不義之戰，遭到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孫中山代表人民的意志，多次致電北京政府，反對中國參戰。但是，段祺瑞為了取悅日本帝國主義，獲得日本的借款，滿足日本取代德國在華利益的欲望，竟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操縱北京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佈對德宣戰，並蠻橫地毀棄《臨時約法》，拒絕召開國會，妄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宋慶齡堅決維護人民利益，支持孫中山的正確主張，嚴厲譴責北洋軍閥的罪惡行徑。她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致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的信中指出，「有很多自私的和有野心的人企圖竭力將中國投入歐戰」，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一點錢，卻情願犧牲國家的生命」。她還寫道：「我的丈夫為創建民國幾乎付出了他的整個青春之後，他深深地感到，有一些政府官員把金錢和地位視為高於一切，放在諸如真理、名譽與自尊心之上，他們是在貶低自己的人格。」<sup>48</sup>接著，宋慶齡又積極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反段護法運動。



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宋慶齡攝於於大元帥府。



她幾次陪孫中山與在上海的海軍總長程璧光磋商，動員海軍參加護法運動。廖仲愷協助孫中山動員北洋海軍軍官彭春源南下護法。何香凝也被分配做北洋海軍婦女家屬工作。他們的工作分別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孫中山率領起義的「海琛」號軍艦離滬去粵，發起了護法運動。宋慶齡隨孫中山乘艦前往。

孫中山到達廣州後，聯合西南桂、滇系軍閥，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擔任海陸軍大元帥，建立起了一個同北方段祺瑞賣國反動政權針鋒相對的新政權。但是，西南軍閥是一些具有強烈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他們只企圖利用孫中山的威望作為沽名釣譽的幌子，達到割據的目的，根本不支援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後來，他們又與直系軍閥沆瀣一氣，企圖策劃推翻孫中山和軍政府。孫中山憤怒至極，看透了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都是「一丘之貉」的本質，薰蕕難共，便決然辭去大元帥職務，於於五月二十一日偕宋慶齡離粵回滬。第一次「護法」運動就此以失敗而告終。

## 二、莫里哀路二十九號

宋慶齡與孫中山於六月二十八日回到上海後，暫住在法租界環龍路舊址。他們看到辛亥革命勝利後已有七年，但山河仍舊瘡痍滿目，人民還是窮苦不堪，十分痛心。孫中山更感到苦悶、孤獨和彷徨。他的許多戰友或為國犧牲，或消沉墮落，或因政見歧異分道而去。特別是老友加岳丈宋嘉樹也在其回滬前一個多月（即五月三日）在上海病故，更使他不勝悵惘。宋慶齡

在他身邊，成了唯一的安慰。二人決心重新振作起來，尋找真理，繼續革命。孫中山認真地總結了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的經驗和教訓，探索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道路，並發憤著書，希望以此來「啟發國民，喚醒社會」。在這時，他也確有了可以平靜讀書著述的條件。

一天，四位旅美華僑來拜見孫中山，當他們從衛士馬湘口中瞭解到做過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大總統的孫中山連住房都沒有，每月要付房租六十五元時，大為震驚，就拿出一筆錢來購置了一所住宅送給了孫中山。這就是今天作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的香山路七號住宅，當年是莫里哀路二十九號。<sup>49</sup>

莫里哀路是法租界的一條小馬路。路邊種著樹幹高大綠葉茂盛的法國梧桐，盛夏酷暑，兩邊的樹冠相聯，可使路面一片蔭涼。還由於兩旁都是花園別墅式的住宅，沒有工廠商店，所以整條馬路極其寧靜。尤其是它的東頭終點，與一個環繞法租界運動場的美麗花園（即今



一九一七年七月，攝於於大元帥府。

49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五百六十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復興公園）相接。春夏季節，花園的竹籬圍牆上開滿了鮮豔的花朵，猶如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東風吹來陣陣清香，更使周圍增添幽雅迷人的氣氛。二十九號正是在這條馬路東頭路南的第三個門。

這是一座西式小巧的花園別墅。

一進大門跨進一個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兩層小樓房。外牆上佈滿了爬山虎、紫藤等附牆植物。樓前向陽處，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圍繞著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蘭等樹木花圃。環境幽靜，佈局緊湊。住房不大，卻簡單實用。樓下是一間會客室和一間餐室，加上一個由四個高大圓拱護圍、幾乎橫貫樓房東西的、長廊式的陽臺。這個奇巧的陽臺，使這幢古樸的建築與美麗的小花園渾然一體。人們在緊張的工作讀書之餘，在此小憩片刻，頓使人心曠神怡之感。樓上有藏書室、兼辦公用的讀書室、臥室、浴室和一兩間招待客人臨時住宿的房間——所有這些，組成為「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適合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簡樸的生活。這是當年（一九一九年）孫中山的美國摯友林百



一九二〇年，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



克先生拜訪孫中山夫婦時，對住宅留下的印象。<sup>50</sup>

還有一位菲律賓友人當年拜訪孫中山夫婦後，也寫下這樣的觀感：「……家中陳設半為中式，半為西式，惟出於孫夫人（宋慶齡）之美術的布置，頗覺中西折中，幽美可觀。客廳中置一鋼琴，蓋示其家主婦之雅好音樂也。孫夫人……能操英語，尤較其夫為純熟。」<sup>51</sup>

可以看到，宋慶齡既有作為領袖助手的卓越才能，又有作為妻子與家庭主婦的優雅品質。兩者結合起來，真是相得益彰。

林百克說，孫中山夫婦過著簡樸的生活，確是實情。當時他們把籌集到的每一分錢，都用於反對軍閥的革命鬥爭，所以生活安排得盡量儉樸，有時甚至處於窘困狀態。他們家中平日有好幾個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有一次唐紹儀來訪，暢談之下不覺已至中午。孫中山留他吃午飯，吩咐馬湘去「趣樂居」買了一隻滷水肥雞來待客。唐紹儀很快就把雞吃完後還以為有其他肴饌。孫中山見他還在等待上菜，便說：「簡慢得很，沒有什麼好的菜款待。」又問馬湘還有什麼菜，馬湘說廚房裡只有鹹魚。孫中山便叫拿上來。唐紹儀一邊用鹹魚下飯，一邊說：「我大吃慣了。一隻肥燒雞，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裡雖只有幾個人，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啊！」<sup>52</sup>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和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兩家對比何等懸殊！馬

50 參見林百克：《孫逸仙傳記》第一百四十七頁，中國文化服務社一九八一年版。

51 《孫中山軼事集》第一百八十七頁，上海三民公司編，一九二六年版。

52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湘回憶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偕同他去上海書市棋盤街的舊書店買書，選購了一大堆各種書籍。由於書籍太重，只好同意馬湘提議雇了一輛馬車。可是，孫中山帶的錢已經買書用完了，宋慶齡身上也沒有錢，最後只得借用馬湘僅有的四角錢付了車費。<sup>53</sup>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日常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後經常在花園裡打網球，鍛煉身體，早餐後就開始工作。他們常常和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等研討革命的理論，有時也喜歡與章太炎等研究學術方面如孔子與儒學等問題。宋慶齡雖然接受的是系統的西方教育，但對中國儒學也很有興趣，她後來曾發表過一些在這方面頗有見解的文章，《儒教與現代中國》<sup>54</sup>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晚餐後，多是讀書、看報，或寫作，每每工作至深夜十二時才就寢。<sup>55</sup>孫中山好學不倦，特別喜愛讀書，他曾對日本友人說：「余一生嗜好，除革命外惟讀書而已。余一日不讀書，即不能生活。」<sup>56</sup>他的讀書本領也確能做到「手不釋卷，融會貫通，能得要領」。<sup>57</sup>宋慶齡對此知之甚深，她追憶說：當時孫中山「訂閱了一種英國出版的《航運年鑒》，知道很多關於船隻的噸位、吃水等這一類的事情。有一次他乘巡洋艦視察海寧時，告訴大副，

53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54 該文原是英文稿，載一九三七年四月紐約《亞細亞》雜誌。中文譯文載宋慶齡：《為新中國而奮鬥》第八十至八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55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56 《孫中山軼事集》，第一百五十七頁。

57 《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四百五十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航道水淺，把船靠外行駛。但這位元大副自以為他更熟悉情況，結果船攔了淺」。<sup>58</sup>

後來宋慶齡曾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追憶過同孫中山婚後的生活情景，同他們居住在莫里哀路時的生活也是相似的。她說：「我的丈夫有許多書，他的室內四壁掛滿了各種地圖。每晚，他最喜愛的事，是鋪開巨幅中國山水、運河圖，彎腰勾出管道、港口、鐵路等等。而我給他讀馬克思、恩格斯，還有著名科學家如漢道科·埃利斯、危普頓·辛克萊等寫的書（Marx, Engels, Handcock Euis, Upron Sinclair）。」<sup>59</sup>

孫中山在這一段時期，深居簡出，在住所發憤讀書，日夜進行寫作。他除指派廖仲愷、朱執信和戴季陶等創辦《建設》雜誌及《星期評論》（附於上海《民國日報》）兩種刊物，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並親自撰寫文章外，著重完成了《孫文學說》（即《知難行易的學說》）和《實業計畫》這兩本重要著作。它們與孫中山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寫成的《民權初步》合起來，就是《建國方略》這部巨著的三個組成部分。在這部著作裡，匯總了孫中山在與共產黨合作以前大半生革命活動的經驗教訓和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前途的展望，表現了對中國民主化和工業化的強烈願望，及其不斷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與對國家光明前途的樂觀情緒。

孫中山得以順利地進行這些綱領性的著述，是與宋慶齡的幫助分不開的。

撰寫這部巨著時，不僅需要參閱大量中外圖書及資料，還必須繪製各種有關的地圖和統

58 宋慶齡：《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載《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59 轉引自張珏：《在宋慶齡像前的回憶》，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集，第十四頁，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計圖表。為此，宋慶齡多次陪孫中山跑到北四川路購買需要的中外文書籍、地圖和繪圖器具等。此外，宋慶齡還說明孫中山查閱資料，謄寫文稿，共同探討有關革命理論的各種問題，甚至研究哪裡應該築鐵路，哪裡應該築公路，哪條河流應該怎樣改良和怎樣利用，哪裡有什麼礦藏，哪裡應該修建什麼商港和軍港等等，然後，孫中山就在「書房裡把大地圖鋪在地上，手裡拿著深色鉛筆和橡皮，在上面標繪出鐵路、河道、海港等等」。

在當好孫中山得力助手的同時，宋慶齡很注意學習和提高自己。她後來回憶說：「那是我當學徒的日子。」<sup>61</sup>此外，宋慶齡還要精心照料孫中山的日常生活，保證他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從事艱辛的寫作。過去，孫中山由於長期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活，曾患有頗為嚴重的胃病。經過宋慶齡幾年來在生活上對他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照顧，終於使孫中山的身體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日益健康，胃病也得以痊癒。因此，孫中山能夠以比較充沛的精力，勝利完成《實



一九二〇年攝於上海。

60 宋慶齡：《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61 轉引自張珏：《在宋慶齡像前的回憶》，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集，第十四頁，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業計畫》、《民權初步》和《孫文學說》等著作。<sup>62</sup>孫中山的這些鴻篇巨著中，飽含著宋慶齡的一份心血。

### 三、羊城蒙難

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孫中山的督促和廣東民軍回應下，陳炯明率領的粵軍攻克廣州，驅逐盤踞廣東長達四年的桂系軍閥岑春煊、陸榮廷。十一月下旬，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經香港又回到廣州。

到廣州後，孫中山重新組成軍政府，繼續執行「護法」任務，開始了第二次「護法」運動。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他在廣州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孫中山乘勝揮師進軍廣西，直搗桂系軍閥的老巢。

宋慶齡積極襄助討桂戰爭。她在廣州發動廣東婦女組織「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並自任會長，由何香凝擔任總幹事。<sup>63</sup>「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次組成的慰問義師的組織。「慰勞會」成立後，宋慶齡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會各界募集經費和慰勞品。由於各方人士大力支持，踴躍捐款，很快就募集到十幾萬元，擔任「慰勞會」會計的廖夢醒為管

62 參見田桓：《沉痛悼念宋慶齡同志》，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63 何香凝：《我的回憶》，載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人民日報》。



理捐款不得不每天奔跑於銀行。 64

宋慶齡偕同何香凝還攜帶捐款和物品，率領慰勞隊親赴廣西梧州前線，慰問討桂部隊，給予官兵們很大鼓舞，增強了戰鬥力。僅短短三個來月時間，出征軍隊就佔領南寧和桂系最後據點龍州。陸榮廷逃往越南。兩廣統一。

宋慶齡在從事「慰勞會」工

作的同時，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工作。孫中山侍衛武官鄭卓追憶當時宋慶齡的工作情況說：「她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好助手，非常難得的無與倫比的好秘書。」她的英文、法文好，又懂拉丁文。口語講得好，又會廣州話。有時有些檔、信件，其他秘書一時譯不出來，宋慶齡很快就譯完。那時候美洲、倫敦等地的革命組織時有一些機要的檔、密碼轉給孫中山，孫中山就交她處理，所以她又是孫中山的機要秘書，還參加接待外賓的工作。總統府一些未能及時處理好的工作，只要孫中山交給她，她便夜以繼日地努力完成，經常廢寢忘食。「孫夫人對同



孫中山與宋慶齡，一九二〇年冬攝於上海。

志、朋友，和藹可親，助人為樂，孫先生有此助手，深慶得人。」；「她笑口常開，從不發脾氣，很崇敬孫先生，敬仰先生的主義和理想，總是希望能設法分擔先生的一些工作。」<sup>65</sup>

在生活上，宋慶齡無微不至地照顧孫中山，十分注意他的健康。當時，由於艱苦的軍旅生活，孫中山的健康狀況又趨向惡化。宋慶齡自己的衣食十分儉樸，穿的是粗布裙衫和布鞋，早餐經常用腐乳送白粥，但為調理孫中山的胃病，每天早上要準備一小碗燉燕窩，並根據孫中山的習慣，還在午、晚餐後準備一個煨熟了的山藥。<sup>66</sup>鄭卓在回憶宋慶齡對孫中山體貼入微的照顧時說：她「對先生的起居飲食，照顧周到，是先生的好同伴。比如先生平時喜素食，最喜歡食蘿蔔、番茄，偶然才燉一下雞湯。這些雞湯，多數是孫夫人籌謀的。先生時時外出，大熱天時回來，周身是汗，孫夫人總是立即用毛巾幫



一九二一年五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這是孫中山、宋慶齡一九二一年在廣州合影。

65 《鄭卓談孫中山與宋慶齡》，載《澳門日報》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

66 參見李潔之：《宋慶齡同志在廣州的日子裡》，載《廣州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先生擦汗，還幫助他倒茶遞水」。<sup>67</sup>

討桂戰爭勝利之後，孫中山決定乘勝出師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實現民主政治。他於同年十二月在桂林組織北伐大本營（設在市內皇城省參議會，即今廣西師範大學內），準備率領北伐軍由桂出湘北進。

為支持孫中山的北伐事業，宋慶齡在「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的基礎上，在廣州組成了一「紅十字會」。十二月六日，當她得悉北伐大本營建立後，即親率紅十字會會員離開廣州，隨後勸部隊經梧州赴桂林，參加北伐。在路過昭平途中，遭遇到陸榮廷遺留下來的土匪部隊的襲擊時，她同士兵們一起英勇沉著地將匪擊退。<sup>68</sup>經過長途艱苦的跋涉，歷時半個月，她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達桂林。

在桂林期間，宋慶齡經常陪同孫中山到疊彩山、孔明壇、老君洞、伏波山等地視察地形；



一九二二年二月，孫中山、宋慶齡游桂林疊彩山時攝。

67 《鄭卓談孫中山與宋慶齡》，載《澳門日報》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

68 李文釗：《關於〈孫中山北伐在桂林〉的修正和補充》，載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一九六二年版。

當發現宜於攻守的險要地方，孫中山即隨手繪成地圖。他倆還曾在鹽道街藝術學校召開婦女座談會，號召各界婦女積極行動起來，砸破封建的枷鎖，和男子一同參加北伐戰爭。在宋慶齡的宣導和推動下，立即成立了「桂林市婦女會」，作為全市婦女組織的領導機構。桂林的婦女們也紛紛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使女黨員由原來的一人迅速發展到二百多人。<sup>69</sup> 整個革命形勢發展很好。

但是，正當北伐軍前鋒部隊進入湖南境內時，孫中山又遇到了意外的挫折。當時留守廣東的陳炯明對孫中山的北伐命令，不但陽奉陰違，斷絕北伐軍的後方接濟，而且還勾結湖南督軍趙恒惕結成反對孫中山的聯盟，阻遏北伐軍的前方通道，不許其假道湖南北進。孫中山被迫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日回師廣東，改設大本營於粵北韶關，準備改道江西北伐。宋慶齡率領紅十字會員多人，隨同孫中山一起赴韶關督師北伐。

陳炯明率領的粵軍，原是一九一七年孫中山主持軍政府時廣東省長公署的二十營警衛軍。改為孫中山大元帥直轄的粵軍時，曾遭桂系粵督莫新榮的反對，經孫中山力爭才成立，並由孫親自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後該軍被桂系排擠到福建，並企圖借北洋軍之手削弱它，因之處境十分困難。孫中山竭力保護，不僅派中華革命黨多名得力幹部前往襄助，還經常撥鉅款接濟其餉銀。甚至在孫中山被桂系排擠到上海，生活十分窮困的時候，還將莫里哀路的住宅

三次抵押給銀行，把所得款項接濟處於困境中的粵軍。正是由於孫中山幾年來的苦心扶持，粵軍才逐漸壯大起來。可是，陳炯明卻完全辜負孫中山的期望，早在他率領「援閩」粵軍回到廣州後，就成為廣東軍政大權的實際

控制者，擁兵自重。他為了保全實力，鞏固個人的權力和地盤，便與滇、湘系軍閥勾結，藉口「保境息民」，高唱「聯省自治」，以廣東的主人自居，大搞軍閥割據，反對組織革命政府，反對北伐，處處陰謀阻撓、破壞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之後，更進而同英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勾結，成了代桂系軍閥而起的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從暗中反對革命發展到公開叛變。

六月初，孫中山和宋慶齡從韶關前線回到廣州後，陳炯明於十四日先囚禁了廖仲愷，接著，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密示所部於於十六日凌晨突然發動武裝叛亂，以四千人圍攻總統府，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孫中山赴廣東韶關督師北伐，宋慶齡率領紅十字會員多人從行。這是他們在韶關。



並用大炮、機關槍一起轟擊，欲置孫中山於死地。

孫中山和宋慶齡處於萬分危急之中！尤其是孫中山，對自己親手扶植部屬的忘恩負義、陰險狠毒的行為無比憤怒，慨歎「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他表示要固守總統府，截亂平逆，「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謝我四萬萬同胞」。<sup>70</sup>周圍的同志苦苦相勸，孫中山才勉強同意撤走。但他顧慮到宋慶齡的安全，要她先行撤離。宋慶齡處此生死關頭，臨危不懼，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走，並懇切地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sup>71</sup>她終於不顧孫中山的多次勸說，堅持留下來吸引叛軍的火力與注意力，好讓孫中山安全撤離。孫中山在叛軍向越秀樓前進時，於槍林彈雨中穿出叛軍包圍，到停泊在長堤天字碼頭附近的寶璧艦避難。稍後，移駐永豐艦（後改名為「中山」號）上。

宋慶齡在孫中山撤離險境後，一直堅持到早上八時，當叛軍衝進總統府時，才在兩名衛士和一名副官的掩護下正面突破火線，在「火燒到頭髮上」的險境中乘亂逃出。之後，她又經過一天一夜的艱難路程，衝破層層封鎖，才在十七日晚上輾轉到達黃埔軍艦上與孫中山會合。

「患難識知己，危急見人心。」宋慶齡在這次事件中的英勇行動，充分表現出她獻身革命事業的堅強意志和勇於自我犧牲的崇高品質。

事後，宋慶齡用英文寫了《廣州脫險》一文，被稱為她「將來自傳中最動人之一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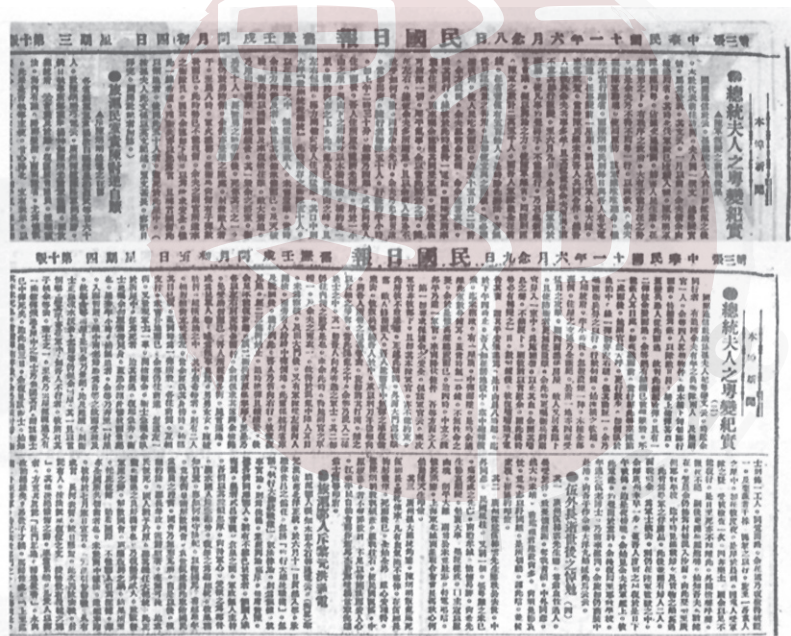
70 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71 《鄧小平同志致悼詞》，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二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章詳細記述了她與孫中山在叛軍槍林彈雨中脫險的經過，至今讀來仍膾炙人口，現筆錄如下：

六月十五之夜二時，我正在酣夢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並催速起整裝同他逃出。他剛得一電話，謂陳軍將來攻本宅，須即刻逃入戰艦，由艦上可以指揮，剿平叛變。我求他先走，因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覺得個人不致有何危險。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衛隊全數留守府中，然後隻身逃出。

他走了半小時以後，大約早晨兩時半，忽有槍聲



一九二二年六月，宋慶齡用英文撰寫了《廣州脫險》一文，譯文發表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上海《民國日報》上。文章揭露了陳炯明叛亂的反動與殘酷，詳細記述了脫險的經過。

四起，向本宅射擊，我們所住的是前龍濟光所築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條橋樑式的過道，長一里許，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經過，直通觀音山總統府。叛軍佔據山上，由高臨下，左右夾擊，向我們住宅射發，喊著「打死孫文！打死孫文！」我們的小衛隊暫不反擊，因為四圍漆黑，看不出敵兵。我只看見黑夜中衛隊蹲伏的影子。

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及機關槍與敵人對射，敵方卻瞄準野炮向宅中射來，有一炮彈擊毀我們澡房。衛隊傷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餘的人，仍英勇作戰，毫不畏縮。有一位侍僕爬到高處，挺身而戰，一連擊斃不知多少敵人。到了八點，我們的軍火幾乎用完，衛隊停止回擊，只留幾盒子彈，候著最後的決鬥。

此時情勢，勾留也沒有意義了。隊長勸我下山，為唯一安全之計。其餘衛兵，也勸我逃出，而且答應要留在後方防止敵人追擊……聽說這五十名衛兵竟無一人倖免於難。

同我走的有二位衛兵和姚觀順副官長（中山先生的侍衛）。我們四人，手裡帶著一點零碎，在地上循著那橋樑式的過道爬行。這條過道，正有槍火掃射，我們四面只聽見流彈在空中飛鳴。有一兩回正由我鬢邊經過。我們受兩旁夾板的掩護，匍匐而進，到了夾板已被擊毀之處，沒有掩護，只好挺身飛奔過去，跟著就是一陣嘩剝的槍聲。在經過這一段之後，姚副官長忽然高叫一聲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有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兩腿，而傷中一條大血管。兩位衛兵把他抬起走，經過似乎幾個鐘頭，我們才走完這過道，而入總統府的後院。半小時後，我們看見火光一閃，那條過道的一段整個轟毀，交通遂斷

絕。這總統府四圍也是炮火，而更不便的，就是因為鄰近都是民屋，所以內裡的兵士不能向外回擊。

我們把姚副官長抬進一屋，而把他的傷痕隨便綁起來，我不敢看他劇痛之苦，但是他反安慰我說：「將來總有我們勝利的一天。」

自從八時至下午四時，我們無異葬身於於炮火連天的地獄裡。流彈不停地四射。有一次在我離一房間幾分鐘後，房頂中彈，整個陷下。這時我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到四時，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師長派一軍官來議條件。衛兵提出的第一條就是保我平安出險，但是那位軍官說他不能擔保我的安全，因為襲擊的不是他的軍隊，而且連他們自己的官長，都不能約束。正在說話之間，前面兩層鐵大門打開了。敵兵一轟進來，我們的兵士子彈已竭，只好將槍放下。我只見四圍這些敵兵拿著手槍刺刀指向我們。登時就把我們手裡的一些包裹搶去，用刺刀刺開，大家便拼命地亂搶東西。我們乘這機會逃開，正奔入兩隊對沖的人叢裡，一隊是逃出的士卒，又一隊是由大門繼續闖來搶掠的亂兵。幸而我頭戴著姚副官長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亂的人群裡得脫險而出。

出大門後，又是一陣炮火，左邊正來了一陣亂兵，要去搶財政部及海關監督處。前後左右，都是亂兵在進擊。他們一面進，我們一面穿東走西曲折地在巷裡逃。我再也不走了，憑兩位衛兵一人抓住一邊肩膀扶著走。我打算恐熬不過了，請他們把我槍斃。……

四圍橫列著的都是死屍，有的是黨員，有的是居民，胸部刺開，斷腿失臂的橫陳街上的血渦中。在這時我看見一極奇異的景象，就是兩人在街房相對蹲著，我們奔過時，看見他們眼睛不動，才知道他們已死了，也許是同為一流彈所擊斃的。

正走之時，忽有一隊兵由小巷奔出，向我們一頭射擊。同行的人耳語叫大家伏在地上裝死。那些亂兵居然跑過去，到別處去搶掠了。我們爬起又跑，衛兵勸我不要再看路旁的死屍，怕我要昏倒。過了將近半小時，進擊的槍聲漸少，我們跑到一座村屋，把那門上的門推開躲入，屋中的老主人要趕我們出來，因為恐怕受累。正在此時我昏倒下去。醒回來時，兩位衛兵正在給我澆冷水，把扇扇我。其一衛兵便偷出門外去觀動靜，而這那間，忽有一陣槍聲，屋內的衛兵趕緊把門關閉，同時輕聲報告我外邊的衛兵已中彈而也許殞命了。

槍聲沉寂之後，我化裝為一村嫗，倆剩餘的一衛兵扮作販夫，離開這村屋。過了一兩條街，我拾起一隻菜籃及幾根菜，就拿著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經過觸目驚心的街上，我們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這家過夜。這間屋於早間已被陳炯明的軍隊搜查過，因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無力前進，就此歇足。那夜通宵聞見炮聲……再後才欣然聽見戰艦開火的聲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無恙了……第二天，仍舊化裝為村嫗，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鐵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與衛兵才到嶺南，住友人家。

在河上，我們看見幾船滿載搶掠品及少女，被陳炯明的軍隊運往他處。後來聽說有兩位相



貌與我相似的婦人被捕監禁。我離開廣州真巧，因為那天下午，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那天晚上，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後來我仍舊化裝由香港搭輪來滬。<sup>72</sup>

在這次羊城脫險過程中，宋慶齡並不只是處於防禦、退守和被保護的地位，她還勇敢、沉着和機智地參與了戰鬥的指揮。據當時奉孫中山之命堅守越秀樓的衛士馬湘回憶說：戰鬥打響前，宋慶齡把廚房裡的白米、鯪魚和鹹魚都拿出來，讓戰士們飽餐一頓。然後大家佩好武器，準備迎敵。叛軍進攻時，衛士大隊長姚觀順指揮作戰，馬湘負責護衛宋慶齡，一連打退敵人三十多次衝鋒。將近天亮時，姚觀順受傷，宋慶齡就批准馬湘繼續指揮。下午，他們撤到總統府，宋慶齡就協助警衛團團長陳可鈺率領士兵抵抗了一段時間。最後撤退時，馬湘又奉宋慶齡之命找到電工，跑到林直勉臥室，弄開保險箱，把孫中山與蘇俄來往的一些文件燒毀，並取出大總統印帶，交給了宋慶齡。<sup>73</sup>

<sup>72</sup> 此文原系英文稿，最早的譯文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上海《民國日報》。由於譯文微有欠實，遂由林語堂從宋慶齡處徵之舊稿，編在一九三八年華光出版社出版的《宋慶齡自傳》中。

<sup>73</sup> 參見馬湘：《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華書局一九三一年版。

宋慶齡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及幾年來輔助孫中山南征北戰的功績，受到了革命同志及廣大官兵的衷心敬仰。何香凝後來追憶這段歷程時指出：宋慶齡當時「處處為孫先生著想——也可以說是為中國革命的前途著想，臨難應變，這麼大義凜然，真令人感動！……自從這件事之後，我對於夫人就格外地尊敬愛護了」。<sup>74</sup>

國民黨中一些原來對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不滿的黨員，經過這次事變，也開始對宋慶齡刮目相看，不但承認了她「總理夫人」，而且對她十分尊敬了。

